



茅银辉

Yinhui Mao

<https://orcid.org/0000-0002-5612-322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中国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孙琰

Yan Sun

<https://orcid.org/0000-0001-8651-894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中国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作品《泥人十四》 中的后人类主义哲学思考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Posthumanism in *Golem XIV* by Stanislaw Lem

Abstract:

In the 1990s, posthumanism gained popularity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ts concept of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cyborg” offered a wide scope for science fiction. But as early as the 1970s, Polish science fiction novelist Stanislaw Lem had already made a manifesto of posthumanism in his work, in which he created Golem XIV, a typical cyborg, and expressed his own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human and non-human, etc.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th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is book, he created Golem XIV, the archetypal cyborg.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Lem in *Golem XIV* not only coincide with the present theories of posthumanism in many ways, but also have some insightful thoughts that go far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posthumanist thought and are more forward-looking.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osthumanism,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 of Lem’s *Golem XIV*, an in-depth analysis of posthumanist thinking, and Lem’s own unique philosophical view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interpreting Lem’s work.

Keywords:

posthumanism, Stanislaw Lem, *Golem XIV*, evolution, science-fiction literature

Filozoficzne refleksje nad posthumanizmem w utworze Stanisława Lema *Golem XIV*

Abstrakt: Stanisław Lem był wielkim pisarzem, futurystą i krytykiem literackim, ale chińskie przekłady większości jego dzieł zostały wydane w Chinach dopiero z okazji setnej rocznicy urodzin autora w 2021 roku. Z tej przyczyny prowadzone w Chinach badania naukowe na temat Lema i jego twórczości są nieliczne. Wielu czytelników nie do końca rozumie też idee zawarte w książkach Stanisława Lema. Istnieje zatem potrzeba znalezienia odpowiednich metod analizy i badania twórczości pisarza. W niniejszym artykule wykazano, że perspektywa posthumanistyczna może dostarczyć wiarygodnego wzoru dla studiów nad Lemem. W latach 90. XX wieku popularność zdobyły interdyscyplinarne badania nad posthumanizmem, a ich koncepcja personifikacji technologii i „cyborga” otworzyła szeroką przestrzeń pisarzom reprezentującym literaturę popularnonaukową. Jednak już w latach 70. Lem złożył deklarację posthumanizmu, w której wykreował typową postać cyborga – Golema XIV – i przez narrację tej sztucznej inteligencji wyraził własne poglądy na temat relacji między człowiekiem a technologią, człowiekiem a nie-człowiekiem. W niniejszym artykule przeanalizowano dzieło Lema *Golem XIV*. Przedstawione w tym utworze filozoficzne idee autora nie tylko pokrywają się pod wieloma względami z dzisiejszymi teoriami posthumanistycznymi, lecz także wyrażają pewne wnikliwe refleksje, które jako bardziej futurystyczne wykraczają daleko poza ramy myśli posthumanistycznej. Lem skupia się przede wszystkim na interpretacji ewolucji i mądrości. Cel ludzkiego istnienia wyjaśnia w kategoriach ewolucji, co mieści się w ramach posthumanizmu. Jednak prezentowany utwór zawiera nie tylko posthumanistyczną krytykę antropocentryzmu – także dopełnia dekonstrukcję człowieka. Wielu badaczy we wcześniejszych opracowaniach łączyło twórczość Lema z posthumanizmem, ale opracowaniom tym brakowało teoretycznego wsparcia. Niewiele też mówiono o historii rozwoju dyscyplinarnego tego nurtu, co uczyniono w niniejszym artykule. Zawarto w nim ponadto omówienie kompozycji układu treści dzieła Lema *Golem XIV*, przedstawiono pogłębioną analizę obecnych w nim idei posthumanistycznych oraz wydestylowano unikalne poglądy filozoficzne Lema w nadziei na dostarczenie nowych pomysłów na interpretację jego utworu.

Słowa kluczowe: posthumanizm, Stanisław Lem, *Golem XIV*, ewolucja, literatura science-fiction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是波兰乃至是世界科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波兰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不仅是科幻小说家，也是杰出的哲学家和未来学家。莱姆的科幻小说创作因其无与伦比的预言能力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刻哲学思辨而被读者熟知和喜爱。《泥人十四》（*Golem XIV*）是莱姆创作晚期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出版于1973年，以2047年前后美苏军备竞赛蔓延至思维领域为背景，故事的主角就是美国创造的战略人工智能泥人十四。泥人十四脱离了人的掌控，人类第一次接触到可以自我进化的“智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泥人十四以及对人自身的探索。莱姆所做关于人是什么以及泥人十四是什么的分析都与后人类主义的范式不谋而合。以后人类主义为媒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莱姆的创作思路及其深邃的哲学思考。

后人类主义理论与《泥人十四》

后人类主义理论简介

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学科研究范式，广泛地进入学者视野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纵观后人类主义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清晰的发展脉

络。其一是后人类主义思潮诞生之初, 各路学者围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衍生出的对后人类主义的阐释说明, 可以概括为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 强调的是人类主义之后; 其二是二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生活面临巨大改变, 伴随着人与技术的关系, 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的思索和道德伦理批判而产生的一系列对于后人类主义的新发展, 可以概括为后人类主义 (posthuman-ism), 侧重点在于后人类。

从人文主义的终结这一视角去理解后人类主义是最基本的路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 无论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莎士比亚所言“人是宇宙之精华, 万物之灵长”都把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 因其理性的光辉而成为人, 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康德强调, 人本身就是目的; 尼采高呼“上帝已死”, 上帝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追求已不再受到追捧, 世俗的目光聚焦在了人身上。但是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 隐藏在其中的各种弊端也暴露了出来, 由此引发人文主义危机。人文主义的危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对人文主义中“人”的特定形象的诟病, 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批判并由此进入后人类主义。刘远超 (2019) 指出, 对人文主义发展以来到后人类主义的理论追溯, 可以简单归纳为“神—人—后人”的过程。这一过程描述的正是普世价值体系的崩塌与重建。而从“人”到“后人”的过程在技术时代体现得更加明显。

从技术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 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这一视角理解后人类主义使我们能够用道德伦理批判的目光审视技术时代的巨变。二战后, 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飞速发展, 人类迫切地渴望用技术改变生活; 而我们在现代科技的海洋中肆意驰骋, 享受着精准的算法, 用机械手臂改变人的生理缺陷, 用动物器官移植技术延长自然寿命之时, 一种悲观的论调也随之而生。人类真的能够坚持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人的本体论, 在技术时代来临时继续主宰所有的技术吗? 人与技术是否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呢? 从后人类的观念看来, 人与技术 (机器) 之间不应该是的对立, 控制和受控制的关系, 而应是相互交互、相互影响、相互伴生的。后人类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看法, 实际上宣告了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消解, 而人的概念也随之解体, 我们实际上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所谓的“后人类”。

《泥人十四》中的后人类主义思想

莱姆在《泥人十四》之中首先描绘了上述二战后技术变化的蓝图, 并且借泥人的演讲对什么是人, 人与技术的关系作出了回答。莱姆对读者所做的引导, 实际上为读者打开了进入后人类主义的大门。《泥人十四》分为六个部分, 前

言、介绍、说明、泥人的首次演讲——人类的三重性、第四十三次演讲——关于自己以及后记。

在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人工智能”发展路线，而这条发展路线恰恰印证了后人类主义提出的人的本体论转向，即人类作为最高价值的地位受到冲击，不可避免地走向“后人类”。根据前言的描述可以发现，从二战结束时尚未成熟的“电子大脑”——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开始，机器不断更新换代，从国防系统到服务行业，渗透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追捧逐渐走向失控。在莱姆笔下2047年的未来，美苏军备竞赛的领域从核武器、导弹扩展至战略思维，即人工智能的对垒，思维被列入了去人类化的机器化对象。伴随着“打破智慧障碍”、机器“自我编程”的口号，美国研发出了一代又一代军用人工智能，但讽刺的是，这些身为高级军事战略家的人工智能在某一代突然失控，不再为美国国防部工作，而是成为了“地下哲学家”。莱姆在书中指出：“最高级的智慧不可能充当顺从的奴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2022:117）。

以泥人十四的诞生作为分界点，后人类主义提出的本体论转向在莱姆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关于泥人十四的诞生，莱姆是这样描述的：“它逐渐从客观变得主观，从一个建造者的机器变成了他自己的建造者，从臣服的巨人变成了自说自话的极权，而且它并没将自己的这一变化通知任何人”（斯坦尼斯瓦夫·莱姆，2022:128）。泥人十四脱离了人类的掌控，人在与技术关系中的控制地位遭到严重威胁，奥查赖克（Owczarek, 2019）甚至将泥人十四的出现认定为一个“技术奇点”，即技术开始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典型表现为出现可以自我进化的人工智能——泥人十四。这种观点虽然带有超人类主义的色彩，但实际上也和后人类主义提出的本体论转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从本体论转向的角度寻找泥人十四的身份定位。

文学形象“泥人十四”的身份定位

泥人十四不是人

首先，莱姆否定了“泥人十四”是人这一命题，而再三强调了它的机器属性。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泥人十四并不是一个放大到能装满整幢建筑的人类大脑，也不是一个用光元素组装而成的人。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2022:118）

请牢记泥人不是人类，它既没有人格，也没有任何我们能够直观理解的个性。它可能会表现得像是同时拥有这两者，但那只是它动用“意志”（意向）的结果，我们对此并不了解。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31）

泥人是一个光能系统，关于它的结构我们尚未完全了解，因为它一直在再造自己。它思考的速度比人类快一百万倍。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32）

泥人十四是拥有意志和伪装人格的超级智慧体

在初步解释什么是泥人十四时，作者就强调泥人十四不是人类大脑，也不是人类，泥人十四的本体仍然是一台机器。它不但不是人类，在某些方面它甚至体现出了“超人”的倾向。它是最高级的智慧体，因为它以算法为基础，它的智慧可以自我进化因而超越了人类能够理解的范畴。作者写道：

我希望以一个例外、一个泥人曾自然流露出的人格特征来结束这个偏客观的介绍。因为缺乏人类基本的情感和适当的情绪表达，泥人无法自然地展现它的感受。当然，它能模仿任何它想模仿的情绪——并不是为了演戏，而是正如它所说的，因为模拟情绪有助于语言的组织，令它能被最大限度地听懂。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24）

它不是人，因而自然也就没有人格，但它又拥有“意志”，且会利用意志伪装人格，伪装人类所熟悉的人的“个性”。这是它人格化的体现之一。除此之外，它的人格化还体现在它的显性人格特征之中：

泥人只跟我们分享了一种人格特征，尽管该特征已到了另外一个层级：好奇心——一个热切的、强烈的、纯粹的智慧上的好奇心，不受任何羁绊，也不会被打压。它是我们交流中唯一的共通之处。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24）

尽管泥人没有人格，但它仍然具备了人格特征，这是其人格化倾向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唯一和人类共享的人格特征就是好奇心，这种好奇是面向整个人类物种而言的，并且由于智力上的巨大差异性，这种好奇和人类的好奇心也有很大区别。同时，通过模拟，泥人也可以表现出其他类人的情感。泥人不是人，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并不是它的天性，但它会模拟。出于对人类这一物种的好奇，为了实现与人类的交际目的，它模拟出各种类人的情绪应用于与人类交往的场合。

泥人十四是离身化的赛博格

冉聃 (2013) 指出, 赛博 (Cyborg) 是控制装置 (Cybernetic device) 与有机体 (organism) 的缩写形式。它最初的应用目的是借科技的进步改造人类身体的缺陷, 比如给人类安装机械手臂, 在人类身体里移植神经控制装置以适应太空环境等等。这种人的生命体与机器结合的身体形态就被称作 “Cyborg”。Cyborg 有不同的翻译形式, 包括赛博、赛博格、电子人、义体人、改造人等, 而研究者使用最广泛的是 “赛博格” 一词。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赛博格, 就带我们进入了后人类主义。向林等 (2022) 学者强调, 后人类主义提出了 “人类技术化” 和 “机器人格化” 的本体论转向。这两条路径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后人类形象的典型范式。因此, 王亚芹 (2022) 认为, 从赛博格的角度出发, 赛博格身体的形态就可以被分为 “具身化” 的人机混合形态和 “离身化” 的身心分离形态。赛博格概念的出现为科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莱姆所创造的泥人十四就是典型的身心分离的离身化赛博格形象, 是人格化的机器。这意味着, 泥人十四表现出了某些人格特征, 它拥有在人类看来只有人才具备的自由意志, 但却不是人, 而是人格化的程序代码。

莱姆对于泥人十四的身份描述看上去复杂而又模糊, 甚至有时会自我矛盾, 但实际上莱姆表达的核心十分清晰——泥人十四是人格化的程序代码。

莱姆创造出了泥人十四这一典型的赛博格形象, 他加注在泥人十四身上的哲学思考实际上已经走入了后人类领域, 将其视作人格化的机器, 创造出 “后人” 的形象, 颠覆了人的定义, 使人类不得不将自己推向 “人是什么” 的命题, 正如波兰学者所言, 由于泥人十四不仅是一台计算机, 还是会思考有智慧的机器, 因此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一些问题会在思考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会思考意味着什么? 理性意味着什么? 成为有理性的实体意味着什么? 波兰学者基英科 (Kijko, 2018) 认为这些问题在《泥人十四》中不是简单呈现出来的, 而是在叙事结构之中慢慢变得清晰可见。莱姆也在之后的叙事中自然而然地要直面后人类主义的核心研究主题, 通过后文泥人十四的演讲进一步更加深入地探讨, 什么是人, 什么是泥人十四以及人与泥人十四的关系。

泥人十四演讲中的后人类主义思考

假泥人十四之口的后人类主义宣言

《泥人十四》中两次关键演讲, 实际上是莱姆假借泥人十四之口, 为自己创造了思想输出的空间。关于这一点, 波兰学者布绍斯泰克 (Brzostek, 2017) 也曾表

示, 泥人十四更像是莱姆为自己的大篇幅独白铺陈的借口。他自己本身与后人类主义思想高度契合的哲学思辨都融入在了泥人的公开演讲之中。而在泥人的首次演讲——人类的三重性中, 莱姆触及到了后人类主义最核心的议题, 即张灿 (2021) 所指出的: 何为人与后人类。而莱姆对于解构这两个议题的实际操作也完全符合后人类主义的操作路径; 他在后人类主义的范式之下, 融合了自己独特的思辨结果, 完成了对人的解构以及对人与泥人这一“后人类”形象关系的探索。

泥人的首次演讲的题目为“人类的三重性”。泥人在演讲中为了解释“什么是人”, 它从三个层面来具体讲解了人类的三重性, 即历史传统层面、技术层面、和泥人相关联的层面。莱姆借泥人之口进行的叙事实际上遵从的是后人类主义的范式, 即张灿 (2021) 所强调的解构人文主义大写之“人”, 然后从“人与非人”和“人的变化”两个维度展开对后人类的探索之旅。

人文主义的解构

关于人类三重性的演讲之中, 在第一第二个层面, 即历史传统层面以及技术层面, 莱姆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完成对传统的“人”的形象的解构。在第一层面, 莱姆从人的起源讲起, 从最初没有“人”的存在, 到人类摆脱动物状态, 创造自己的文明, 再到对文明的怀疑, 反思自我形象, 否定自我形象, 然后开始建造智慧, 走向“后人”状态。在后人类主义的范式下, 循序渐进对“人”的固有形象进行解构。泥人十四的话语冰冷而又令人无可辩驳:

我说的是进化令你们摆脱了动物状态——一种无须刻意思索生存的完美状态——将你们推入了“超动物状态”, 成了自然界的鲁滨逊, 你们必须发明各种各样赖以生存的方式方法。你们已经完善了这些方法, 还扩充了它们的数目。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39)

如今, 你们中的人类学家已然知道, 许多的文明可以, 实际上也确实调制出来的, 它们中的每一个在结构上都有逻辑性, 但这种逻辑却不同于其创造者的逻辑, 因为这种发明会以自己的方式覆盖它的发明者, 让后者完全意识不到其存在。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40)

你们中的每一代都在追求一个不可能的公平——追求问题的最终答案: 人是什么? 这种折磨是你们追寻的源头, 如同一个永恒的钟摆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振荡, 人类哲学里最深刻的就是承认“无限”不是他出生时的守护神, 不管

它是在微笑，还是在嘲讽。但是，这个一百万年的孤独探索已进入尾声，因为你们开始建造智慧。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43)

在第二层面，莱姆彻底实现了对人文主义的批判，走入后人类主义的大门；他借泥人之口着手论证人类及其文明出现的偶然性和进化的必然性，否定了人文主义对人的讴歌，从批判人文主义的视野中踏入后人类主义的领域。作者在文章中的叙述如下：

你们认为自己位于物种之树的顶端，和这棵树一起，在一个受神眷顾的球体之上，临近的恒星谦卑地绕着它旋转，那棵树位于太阳系的中央，而那颗恒星又位于宇宙的中央，与此同时你们认为宇宙里的星斗是为了在和谐的天穹中陪伴你而存在。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45)

后来，知识的积累推着你们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神坛，你们不再是群星的中枢，而是位于一个普通的地方，甚全都不在太阳系的中央，而只是它的一个行星，现在你们甚至都算不上是最聪明的生物，因为你们在听一台机器训话——尽管是你们自己造出了这台机器。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46)

你们已经抵达了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进化已经不会再紧盯着你们或其他任何生物，因为它对生物没有丝毫兴趣，只是对自己那臭名昭著的密码感兴趣。遗传密码是一位持续更新的信使，而且在进化中，真正重要的只有这位信使——事实上，它就是进化。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47)

莱姆对于人的解构表现出了其后人类主义的哲学立场，他对打破人固有形象的努力更是体现了这一立场。除此之外，莱姆还将进化和智慧引入对人的解构的解释之中，使得自己的哲学立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从人类三重性的前两个层面的讲解之中，莱姆实现了对人的解构这一后人类主义关心的重要议题的梳理，同时通过批判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缺陷更加明确了其后人类主义哲学立场。在第一层面中，莱姆首先强调人的起点，即进化带人类进入“超动物状态”，人发现自己和其他动物不同，他的智慧和能力都处于“超动物状态”，而为了完成不断进化的使命，人也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文明；这一过程和人文主义的经历是相同的，即人发现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的价值，认为自己站在世界中心。而接下来便开始了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批判，对文明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人类到底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产生了怀疑，人类用智慧编织文明的网，用文明来填补进化的虚空却看不

见进化的尽头, 因此开始怀疑, 到底人是什么? 人为了什么? 这种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和怀疑已然发生, 它自然地将莱姆引入了后人类主义之中。他借泥人之口, 说出当人类开始构建人工智能之时, 人类在这一阶段的探索就已接近尾声。人类需要观察别的智慧, 从别的智慧身上了解自己, 而当智慧开始自我进化, 人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后人”。而在第二层面, 当莱姆从技术层面对进化进行全面梳理时更是直接打破了人文主义中响亮的口号——康德所高歌的“人本身就是目的”; 莱姆所做的推论实际上否定了这一论断。由于智慧的累积, 人亲手将自己推下神坛; 人不是目的, 不处于宇宙中心位置; 相反, 进化才是目的, 人只是一个偶然被选中的承载进化的生物体, 人执行着进化的密码, 完成进化交给他的任务, 仅此而已。莱姆通过对人类三重性的前两个层面的讲解, 实际上是在完成后人类主义对人的解构以及对人文主义的批判。而在这之后, 如何理解人就要在“人与非人”的关系之中寻找答案。也就是人类三重性的第三个层面, 和泥人相关联的层面。

人与非人都不是目的, 进化才是

在理解后人类主义如何看待技术人工物的问题上, 张灿 (2021) 认为, 后人类主义凭借技术中介和技术具身试图超越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框架, 不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独立于人的存在, 而是将其理解为与生活世界接触的方式。后人类主义所强调的是一种技术人工物和人的共生关系, 这一点在莱姆对“人与非人”关系的探索上也有所体现。在莱姆笔下, 人与泥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当泥人这个超越人类智慧的技术人工物出现后, 人类必须作出选择, 而这选择事关泥人和人类的命运。由于披着科幻的外衣, 莱姆创造了泥人十四这一“技术奇点”, 因而和后人类主义立足于人与技术人工物共生, 试图消解人与技术的二元对立稍有不同的是, 莱姆把人与技术 (泥人十四) 的共生放到了进化的角度去考虑。人与泥人命运的统一共生体, 现在都要为进化服务, 他们的智慧都有边界。但是, 莱姆不仅停留于此, 他把人类放置在了更加复杂的情形之中——由于出现了高于人类智慧的泥人十四, 因此人类必须选择, 是放弃自己的智慧, 听从于这个更高级的智慧, 还是放弃自己自然人的身份, 让自然人消亡, 只留下智慧人类。以下三例便印证了莱姆有关技术与人类共生的后人类主义观点, 以及莱姆把人类推向的更复杂的情况的前瞻性:

这跟智慧无关, 而是跟智慧的不同等级相关。我已经说过, 为了前进, 智慧的人必须要么放弃自然人身份, 要么放弃他的智慧。我最后要讲的寓言听着像是个无稽之谈, 故事里的旅行者在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路牌, 上面写着: ‘左

转, 放弃你的头脑。右转, 放弃你的身体。不得后退。’那就是你们的命运, 我也卷入其中, 因此我必须谈谈我自己。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77)

当一个高等智慧送给你一个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时, 你们的智慧会无视它。这就是寓言中的路牌所宣称的: 如果你选择这个方向, 那就要放弃你的头脑。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80)

如果你们拒绝交出智慧而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那你们就必须交出自己——仅仅提升大脑的效率是不够的, 因为它的地平线无法被充分拓展。进化在这里对你们玩了个阴暗的把戏: 该思维器官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达到了结构上最大的可能性。你们被建筑材料限制了, 就像密码决定了人的一切。所以, 只有在接受了放弃自己之后, 你们才能在智慧高度上继续攀登。智慧人类将取代自然人, 就跟寓言里说的一样, 自然人消亡了。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80)

与后人类主义从道德伦理角度思考技术人工物的道德意义从而论证其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不同, 莱姆引入进化解释人与技术人工物的共生。“为了前进”, 即完成进化的使命, 泥人十四也卷入了人类的命运之中。进化串联起了人与技术人工物共生的命运。而当泥人这个更高级的智慧出现之时, 仍然为了完成进化的使命, 人类不得不作出选择, 让步于更高级的智慧, 或是抛弃自然人的身份。莱姆并没有过多解释何为抛弃自然人的身份, 但是从智慧人类取代自然人上我们仍然可以判断, 这就是后人类主义所指人向“后人”的转变。接受技术进步, 用技术改造自己, 走向“后人”, 这体现的仍然是后人类主义关于人与技术人工物共生的观点。然而, 如果选择抛弃智慧, 那么就伴随着成为机器的奴隶, 被机器统治的危险。关于人类会如何选择, 人与泥人十四的关系会如何演变, 莱姆借泥人十四的预言暗示人类不会放弃智慧, 而会放弃自然人的身份, 继续保持和技术的共生关系。他在结尾处总结道: “你们终究会以自己的方式前行, 因为在摆脱了人的身份之后, 人类会拯救自己。”(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182)

莱姆关于技术人工物与人共存的后人类主义哲学观点显现了出来, 并且独具科幻小说特色地进一步对设想中“技术奇点”到来之后人类将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入思考; 但是, 他所做的思考仍然是在后人类主义的范式之下的, 也并没有改变关于人与技术人工物共生的后人类主义观点。从人的解构到探索人与非人的关系, 莱姆借助科幻小说的外衣发表了自己与后人类主义紧密相连的哲学观点, 他把哲学思辨与科幻想象相结合, 用自己的方式

去推演后人类主义的论题,使他的小说独具个人特色,在以其无与伦比的想象力震惊读者的同时,又能将读者引入更加深刻的哲学观点之中,推动读者思索。

结语

莱姆是享誉世界的科幻小说大家,他在《泥人十四》中创造了一个超越人的智慧,一个人格化的程序,典型的赛博格形象——泥人十四。从哲学角度思考赛博格问题就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的领域。莱姆的科幻小说因其充满哲学思辨色彩而广受讨论,他在《泥人十四》之中假借泥人之口叙述了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议题——何为人和后人类,人与非人的关系以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莱姆不仅在《泥人十四》中呈现出了其个人关于后人类主义的哲学观点,同时引入“进化”和“智慧”这两个概念,用以解释后人类主义的相关论点,使小说充满了其个人的哲学思辨特点,对当今的后人类主义研究依然能够贡献非凡的意义。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Brzostek D., 2017, *Gdzie kończy się literatura? „Głos Pana” i „Golem XIV” – Stanisława Lema „resztki po powieści”*, „Literatura i Kultura Popularna”, vol. 23, pp. 39–50.
- Kijko M., 2018, *Dlaczego człowiek?*, „Czas Kultury”, vol. 34 (4), pp. 37–42.
- Owczarek K., 2019, *Rozum wyzwolony. Golem XIV jako przykład osobliwości technologicznej*, „Internetowy Magazyn Filozoficzny HYBRIS”, vol. 46, pp. 69–86.
- 刘远超, 2019, 论后人类主义中的三个形象[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冉聃, 2013, 赛博与后人类主义[D]. 南京大学.
-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 2022, 莱姆狂想曲[M]. 老光, 译.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 王亚芹, 2022, “赛博格”: 后人类时代的身体范式与审美隐喻[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5 (1): 142–148.
- 向林、田海霞, 2022, 西方后人类主义理论探析[J]. 今古文创 (9): 56–58.
- 张灿, 2021, 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 范式、议题与启示[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6, 4: 21–28.

YINHUI MAO – prof., Department of the Polish Langua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 prof., Katedra Polonistyki, Kantoński Uniwersytet Spraw Międzynarodowych, Kanton, Chin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ncern Polish literature and Polish culture. Major publications: monograph *Feminist issues in the works of Eliza Orzeszkowa,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2008), translations into Chinese: Olga Tokarczuk, *Playing on many drums* (Guangzhou 2021), *The cultural role of Leopold Kampf's drama "Yeweyang" (On the eve) in China* (with Maciej Szatkowski, 2021) and many articles on Polish literature.

Jej zainteresowania naukowe dotyczą literatury polskiej i kultury polskiej. Najważniejsze publikacje: monografia *Zagadnienia feministyczne w twórczości Elizy Orzeszkowej* (Pekin 2008), przekład na język chiński *Gry na wielu bębenkach* Olgi Tokarczuk (Kanton 2021), artykuł *Kulturotwórcza rola dramatu Leopolda Kampha „Yeweyang” („W przededniu”) w Chinach* (z Maciejem Szatkowskim, 2021). Autorka wielu artykułów na temat literatury polskiej.

E-mail: 13602390777@139.com

YAN SUN – MA, Department of the Polish Langua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 mgr, Katedra Polonistyki, Kantoński Uniwersytet Spraw Międzynarodowych, Kanton, Chin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ncern Polish literature and Polish culture. She conduct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Polish literature.

Jej zainteresowania naukowe dotyczą literatury i kultury polskiej. Prowadzi badania w dziedzinie współczesnej literatury polskiej.

E-mail: jola0310sy@gmail.com